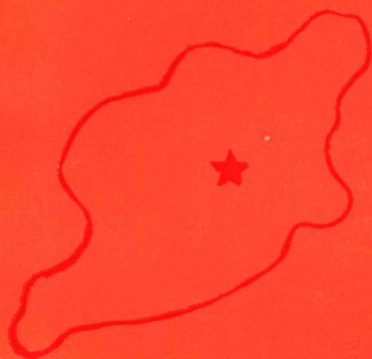


聊城地區黨史資料

一九八三年
第三期



中共聊城地委
黨史資料征集
研究委員會編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总第5期)

1983.6 聊城

目 录

一九八三年六月

第三期（总期5期）

革命回忆录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回忆……………赵健民（1）

毛泽东同志交我带到聊城致范筑先将军

亲笔信的回忆……………黎玉口述（40）

李士钊笔记

转战在鲁西北……………李聚奎（49）

战斗在卫河两岸……………王化云（53）

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创建与斗争……………周乐亭（85）

译文选登

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美）伊·福·卡尔逊

李士钊译（95）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日）马场毅 梅风译（134）

日记节选

《陈赓日记》节选……………陈 赓（148）

马景汉笔记摘抄……………马景汉（174）

人物传记

- 我们的好政委肖永智同志 许 法 (203)
怀念宁都兵暴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 袁血卒 (215)

党史资料

聊城地方党组织一二战时期

- 发展演变概况 谢玉林 吕保明整理 (225)
聊城地区第一、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 (249)
中国共产党几个时期党员人数 (251)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回忆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九四二年二月）

赵 健 民

一、大连寨之战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该旅共有三个团，即：二十二团、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奉命到冀南三分区（该分区在邯郸以东，威县以南的鸡泽、临清、临西、曲周、永年、肥乡、广平、邱县和馆陶县境内）集结整训，寻机打击敌人。在这次全旅集结前，我们这个部队都是以营为单位，分散在卫河以东的鲁西地区同敌人进行周旋的。有时，偶而也以团为单位进行一些活动，但为数很少。象这次全旅三个团集结在一个地区进行活动还是第一次。干部战士初次见到这种场面，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求战情绪很高。

那时，冀南三分区所属各县都驻有日军。邯郸是日寇的大本营，主要有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大名，驻扎着该旅团的一个联队。在曲周、永年、广平、肥乡和鸡泽县，各驻扎着该旅团的一个中队。在馆陶、临清和邱县，各驻扎着日军驻山东聊城独立第十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日寇仗着先

进的武器装备和占据各县城，以及公路沿线重要城镇的有利条件，常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特别是驻邯郸的日本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经常组织日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有时，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独立第十混成旅团，同在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司令官的指挥下，也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大扫荡。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过四年的抗日斗争，已积累了许多打击日寇的经验，特别是我八路军指战员，在过去以营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对敌斗争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战胜日寇的宝贵经验。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经过减租减息斗争，广大群众都已充分发动起来，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如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各乡村也都建立了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广大抗日群众在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下，为了有力地配合我八路军进行反扫荡，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在通往根据地各村的要道上都挖有一米七、八深的壕沟。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日寇的坦克和汽车的行动。所以，尽管敌人多次疯狂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最后都遭到了失败。

十月上旬，我们新八旅三个团开始分散到曲周、永年、广平、肥乡、馆陶和临清方向，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主要任务是帮助抗日根据地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我们三营所在的二十二团是在曲周县和永年县一带活动。一天，正当我二十二团所属二营在曲周县东南二十华里的大连寨村内驻扎时（当时，我们三营住在大连寨以南的某村；一营住在大连寨东北的某村），曲周县城的敌人纠集了一个大队的兵力，携一三式山炮一门，突然向驻大连寨二营的阵地

进行袭击。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敌人很快攻占了二营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二营全体干部战士陷于苦战中，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在二营检查工作的王近山副旅长，立刻命令骑兵通讯员疾速赶到三营告诉我，敌人正在向我大连寨的二营猛烈进攻，情况紧急。命令我三营跑步赶到大连寨增援二营。我接到命令后，马上紧急集合部队，跑步向大连寨前进。当我们三营赶到大连寨东南一华里处的一条壕沟中时，我见到了王近山副旅长。他用手指着大连寨方向告诉我说：现在日寇有四、五百人，已攻入大连寨村内，二营全体指战员正在村内逐屋同敌人进行战斗。命令你营派一个连从村南攻入村内，协助二营向敌人进行反击；一个连从大连寨村南向西进击，防止敌人从大连寨以南包围二营；其余两个连从大连寨以南迂回到大连寨西南，包围敌人。我接受任务后，立刻命令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带领全连顺壕沟攻入大连寨村内。然后又命令九连从大连寨以南，利用坑塘地形向西攻击前进。最后，我率十连和十一连，顺大连寨以南约一百多米的一条东西向的壕沟向西迂回前进，摆开一个侧击和包围大连寨村西头敌人的阵势。敌人发觉我营向西运动，使其侧背受到威胁的动向，急忙组织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在山炮的配合下，向我营阵地猛烈轰击。由于我营是处在壕沟之中，地形对我非常有利。所以，尽管敌人火力强大，只有少数掷弹筒弹落入沟中，对我营造成一些小的伤亡。但我营久经考验的干部战士来说，威胁并不大，全营冷静沉着地按计划占领阵地。这时，我料定敌人在集中火力向我轰击之后，必然会组织步兵向我阵地发起冲锋。于是，我就命令十连和十一连一方面

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一方面组织好火力，做好反击敌人冲锋的准备。命令各连敌人不到一百五十米以内不打，并约定，以我的匣枪的三响为向敌人发动反击的信号。同时，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也时时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敌人的强大火力慢慢稀疏下来了，我们清楚地发现在大连寨以西，约有两个中队二百多敌人，以班为单位，成散兵群的队形，各自举着一面小太阳旗，敌中队长在敌群稍靠后的位置上，手持军刀指挥着敌群。敌大队长也在敌群最后的位置上，手舞军刀叽里哇啦地指挥着左右两个中队的敌人，向我营阵地冲来。我立刻命令十连和十一连，以班排为单位准备好排子枪和手榴弹，并做好白刃格斗的准备。当敌人冲到我营前沿阵地不到百多米远的地方，在我匣枪三声响的号令下，机步枪一齐开火象雨点一样朝敌群打去，只见敌人象被割倒的“谷个子”一样一个个纷纷倒下。随后，我带领十连和十一连一齐跃出壕沟，向敌人猛扑了过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破了胆，哭爹叫娘、连滚带爬丢下七八十具尸体向后逃去。正在我干部战士收拣敌人枪弹时，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山炮又开始狂叫了起来。为了避免重大伤亡，我命令十连和十一连撤回了原壕沟中的阵地，并要他们严密监视敌人，做好打退敌人第二次冲锋的准备。我们刚撤回阵地，就接到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和张德政指导员的报告，他们连已经攻入大连寨村内南部，正在同二营的全体指战员并肩战斗，痛击村西头的敌人。紧接着，九连张金钰连长也来营指挥所报告说，他们连已进入大连寨村西南部，正同敌人在相隔不到百米处对峙中，我判断和分析了当

时的敌情，对他们说：看样子进攻大连寨的敌人兵力是一个加强的大队。目前在二营和十二连对面可能是敌人的一个中队；在十连和十一连的对面可能是敌人的两个多中队；在大连寨西北约一华里多的地方是敌人的一个预备中队。我还告诉他们，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敌人，虽然被我们打退，而且伤亡惨重，但从敌人又组织火力向我轰击看来，敌人还要伺机反扑。看来敌人要发动第二次冲锋，你们九连要和十二连紧密协助，随时抓住战机，向大连寨村西头的敌人发起攻击，以便有力配合十连和十一连歼灭大连寨之敌。在我向九连连长张金钰同志下达任务时，敌人发现了我营指挥所所在位置。正当我同九连连长张金钰同志交谈时，敌人突然向我营指挥所方向打来几枚掷弹筒弹，其中，有一枚八八式掷弹筒弹落在我和张金钰同志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吱吱冒着白烟。在这万分危急的一瞬间，我的警卫员程春潮同志，一个箭步冲上去拾起这枚掷弹筒弹又向敌人的方向扔回去，这时掷弹筒弹在敌阵地前开了花，营指挥所所有人员无不为程春潮的英勇行动，齐声喝采。

当王近山副旅长接到我们三营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并歼敌七八十人的报告后，就派了一位作战参谋到我们三营指挥所传达他对我营全体指战员的鼓励和指示。他说：在今天的战斗中，你们三营打的勇敢、打的顽强。你们勇猛战斗的行为使敌人丧胆。你们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你们给大连寨西部敌人造成的重大伤亡和沉重打击，紧紧地拖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给二营一个有力的支援，稳住了二营的阵脚。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坚决打退敌人第

二次以至第三次反扑。他还告诉我们：一营也调到大连寨参战来了，他们正从大连寨以北敌人的左翼，包围敌人攻击前进。最后他还说，你们二十二团三个营，今天一定要全部歼灭这股敌人。作战参谋走后，我把王副旅长对我们三营的鼓励和指示，以及一营来参战的消息，一一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战士们听后，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个个磨刀擦枪、斗志昂扬，都准备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多立战功。

自我们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后，敌人在野战工事里，不停地用轻重机枪疯狂向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扫射，妄图用密集的枪弹，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程春潮同志在壕沟里冷静地判断着敌人机枪射击的方向。当他判明敌机枪射击方向后，就探出身去，向西北方向观察敌人的动静。当他观察完敌情撤回身来后，就把这个方法作为经验介绍给大家。当时，我只是觉得他介绍的这个经验有些道理。却没料这个经验少用几次是可以的，如果用的次数多了，就容易把自己暴露给敌人，造成不良后果。于是，我们就按着这个经验去观察敌人的动静。就在我们第三次探出身去观察敌人动静时，突然从我们左前方敌人的野战工事里射出了一排步枪子弹。程春潮同志不幸中弹倒下。我急忙跑上前去扶他靠在我的怀里，仔细一看，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头部。鲜血象喷泉一样直往外冒。我赶紧用一块毛巾替他包扎好伤口。这时，他只睁开眼睛用手指了指左前方的敌人的阵地，头歪到我的胳膊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春潮！春潮！可他象睡熟了似的，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此刻，我的心就象刀绞一般难受。望

着这位跟随我三年的最沉着勇敢的年轻战士，过去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难过极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以来，程春潮同志就一直作我的通讯员和警卫员。在历次的战斗中，他都身带双枪（驳壳枪和马捷克式枪）守护在我的身旁。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他总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每当遇到恶战时，他总是镇静自若地鼓动周围的同志们，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战斗。每当我在战斗中带领部队向敌群冲锋时，他都是走在我的前面。而当我带领部队摆脱敌人的追击而撤退时，他总是跟在我的后面进行掩护。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他竟为了党和人民，为了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这怎能不使我和三营全体指战员为他的牺牲而悲痛落泪呢？

正当我们为程春潮的牺牲而悲痛时，十连三排的文化战士栗玉安，右肩负重伤被抬了下来。我见他伤势很重，就安慰并劝他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等伤养好了再归队杀敌。我命令营卫生员和十连三排的几个战士，把他轻轻地放在担架上送到后方医院去了。栗玉安同志也是一九三七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时，参加八路军的，那时他才十六、七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他一直给我当公务员。一九四〇年春，我才让他去十连三排当文化战士的。

刚送走了栗玉安同志，我就接到了十连和十一连的报告，他们已观察到敌人又重新组织好了力量，正准备向我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我接到报告后，就一面命令十连和十一连重新组织好火力准备在敌人向我冲锋时，更多地杀伤敌

人，一面我探出头去向西北一望，见敌人把它西北后方的预备队一个中队也调上来了，敌指挥官手舞军刀，象赶羊似的驱赶着敌兵向我阵地扑来……。望着凶恶的敌人，我的眼里射出了仇恨的火花。为了彻底打垮敌人，我命令九连和十二连当十连和十一连战斗打响后，立刻向敌人发起冲锋。当敌人离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只有六、七十米时，两个连的机枪和步枪形成交叉火力，一齐向敌猛烈地射了过去，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敌人又丢下六、七十具尸体，狼狈地缩了回去，这时，我发现敌人的一个指挥官还在手舞军刀，拼命地驱赶着敌兵向前冲，但经过两次惨重打击的敌兵，谁也不听指挥官的命令，爬在野战工事里一动也不动。见此情况，我就命令通讯员吕春和用枪瞄准敌指挥官。吕春和手起枪响，只见敌指挥官应声倒下。九连和十二连，在十连和十一连打响的同时，也乘机向大连寨西部的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在大连寨村西部占领二营的阵地很快就被夺了回来，但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和九连指导员张少村，都在这次冲锋中牺牲了。在一营和二营的配合下，在我营各连的勇猛反击下，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向曲周方向狼狈逃窜了。当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手提驳壳枪指挥各连追歼残敌时，我们发现了敌人丢下的一三式山炮。这时，我们就越过敌人的尸体，朝西北方向的一三式山炮奔去。就在我们快要接近山炮时，隐藏在山炮右后方几个坟堆下的敌人，突然向我们打来一排冷枪，教导员沙延孝同志不幸在我右边中弹倒下。我和通讯员急忙闪在山炮左边，对准敌人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结果了残敌的性命。然后，我奔向沙延

孝同志身边，扶起他的身子一看，一颗子弹正打在他头部右上方。我摸摸他的胸膛，惊异悲痛地感觉到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战士们见此情景，悲愤地怒吼着“为教导员报仇！为教导员报仇！”……象一群猛虎似的，向残敌扑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这次大连寨战斗，我们全团歼敌有一百四、五十人，杀伤敌人一百多人。共击毙、击伤敌人三百多人。同时，还缴获敌人山炮一门，歪把子机枪四挺，掷弹筒六枚，新三八式步枪一百余支。在战斗总结时，王副旅长说：今天大连寨的战斗，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歼灭敌人，但由于大家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丢盔弃甲，扔下这一百多具尸体和山炮夺路而逃，这是给日寇的一次沉重打击。敌人再也不会轻易地出动一个大队的兵力向我根据地扫荡了。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对敌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还一再表扬我们三营和一营的全体同志。他说，由于你们指挥正确，方法得当，使敌人始终没有靠近你们阵地一步，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你们的战斗任务，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争取在今后的对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在提到二营时，他说：二营虽然在战斗一开始有两个连没有很好地掌握部队，丢了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但就二营全体来讲，由于同志们不畏强敌死守阵地，拖住了敌人，很好地配合了兄弟营的战斗，同样也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防止敌人进行报复，他命令我们各营赶快打扫战场，然后撤回大连寨东南的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休整。

在打扫战场时，我命令营军需长宋汇东、书记长程玉璋和营卫生员等几位同志，负责组织战士们，把营教导员沙延孝、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九连指导员张少村和警卫员程春潮，以及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二位战士的尸体，随部队一起抬回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安葬。按人道主义精神，我让另外一部分战士就地掩埋日军阵亡士兵。在掩埋日军士兵时，我们发现这些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士兵，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而且个个肥肥胖胖皮肤白嫩。战士们见此情景，一股愤怒的烈火窜出胸膛。有的战士扑到敌指挥官身边，要扒出敌指挥官的心来；也有要敲掉敌指挥官的大金牙；还有的要把敌碎尸万段。经我反复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后，他们才强压怒火把敌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掉。

在我带领部队向北撤的路上，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想起了在大连寨战斗中牺牲的营教导员沙延孝、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和九连指导员张少村等同志。

沙延孝同志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里。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我山东地下党寿张乡师党支部的一个活动积极分子。他对发展寿张乡师党的力量，积极开展冠县地下党的工作都有很大贡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组建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有卓越贡献的。一九三九年秋，他到我们三营作教导员的工作期间，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干的很出色，无论是他的领导艺术和作战的指挥才能，还是他在回民中开展党的工作，都是其他同志所不能代替的。一九四〇年夏季，他带领两个连克复邢柳邵就是

他作战指挥才能的体现。（当时，我带领两个连克复了大柳邵。）他的牺牲，是我营的重大损失，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

十二连连长胡中华同志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凤凰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他就给地主作雇工。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压迫、欺瞒，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折磨。一九三七年冬，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三八年参加了我党在堂邑县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游击队里，他作战勇敢，为党工作积极，很快地由一个普通战士提升为班长，后又被提升为排长。一九三九年初，党派他到筑先纵队第五营当连长。一九三九年秋，党组织为了加强三营，就把他所带的五连一百多人，原建制拨归我们三营编为十二连。胡中华同志待全连干部战士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密切联系群众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常以普通一兵出现。在营、连作游艺活动时，他和战士们配合默契，常以滑稽的表演动作引起大家捧腹大笑。战士们都觉得他没有一点官架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却在这次大连寨战斗中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尽了自己的鲜血。这又怎能不使十二连和三营全体干部战士为他的牺牲而惋惜和悲痛呢？

十二连指导员张德政同志，出生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流浪在关内。一九三七年秋，在山东第六区行政专署政训处当上尉政训员（当时我是少校政训员）。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中，他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政训员。一九三八年春，党组织派他到第三支队（这个支队是在二十

九军的一个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战斗力较强的支队)邵吉胜营当少校营政训员,他在这个营做党的地下工作,成绩是卓著的。后来该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日渐反动。党组织就让他撤出了这个部队。一九四〇年春,党组织调他到我们三营十二连任指导员。一九四〇年夏季,邵吉胜部侵占了聊城西南的李海和白堂。我八路军组织了新四旅、新八旅和冀鲁豫部队对邵吉胜部进行围攻。在战斗打响前,他临危不惧,一个人深入到李海西门外几十米的地方向邵吉胜喊话,劝其投降,他的这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三营广大指战员的称赞。在大连寨战斗中,他和胡中华连长密切配合,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带领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直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英勇牺牲,使十二连全体指战员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战友,也使我营失去了一位优秀指挥员和老同志。

九连指导员张少村同志,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参加革命前他在济南高中上学。一九三七年冬,他在第六区行政督察公署我地下党领导的政训处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党组织调他到我们三营任九连指导员。为了把九连建设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的坚强队伍,他深入到干部战士中,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在活跃连队文化生活方面,他也是有建树的。他除教全连干部战士唱当时流传在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歌曲外,他还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先进典型素材,自己编写歌曲教全连干部战士唱,以此来鼓励大家的斗志。由于在他的努力下,九连全体干部战士会唱的歌是比较多的。在历次全营的歌咏比赛以及和兄弟部队会合唱歌时,九连总是名列前

茅，他的眼睛虽有些近视，但在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配合十二连攻打大连寨西部的战斗中，他身穿一件羊羔皮袄冲杀在全连的前面。当攻到大连寨西南部时，他胸部负重伤。由于流血过多，他刚被送进医院就牺牲了。他的牺牲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当营部宋汇东、程玉璋和卫生员组织战士们，把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二位烈士抬到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准备安葬时，我望着成“一”字形摆放着的烈士遗体，好象他们没有死。他们那生龙活虎般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就象一队就要出征去同日寇拚搏的勇士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着我的出发命令。在这二十二位烈士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冬和一九三八年参加我所组建的党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有觉悟的贫下中农子弟，在漫长的抗日斗争岁月里，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锻炼成长为坚强战士。在那行军作战常有一日吃一餐饭甚至一天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下，在那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钱生活费的艰苦年月里，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想的是为民族争生存，为全国人民求解放，为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去，早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使四万万同胞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都是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同志和亲密战友。他们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们的英雄形象与山河同存，与日月同辉。

翌日，我带领全营干部战士到二十二位烈士墓前，向烈士们举行告别仪式。周围村庄的群众约有六七百人也闻讯赶来参加葬礼，他们有的抬着盒桌，向烈士致奠酒祭礼，有的